

孙 因 著

凤头大狙



国际港澳出版社

孙
因
著

凤头大姐

国际港澳出版社

主编监制 林润洪

封面设计 盛寄萍

责任编辑 倪进云

装帧设计 林文雅

凤头大姐

作 者 孙 因

出 版 国际港澳出版社

澳门罗白沙街昌明花园明珠阁 5A

印 刷 澳门精美印刷厂

澳门罗利老马路 20 号 A、B 地下

发 行 国际港澳出版社有限公司

版 次 二零零二年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 价 港币二十五元

国际书号 ISBN 99937 - 44 - 12 - 3

©2002 GangOu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Company Limited

Published In Hongkong & Macau

序

出过几本书，没有序，原因之一是性情古板，不趋时尚。自己写，难免有自吹自擂之嫌，请别人写，多是平庸之作，褒，对不起读者，贬，碍于老朽这张老脸，让写的人左右为难，于是乎，不写也罢。

写几句在正文之前，不是序，而是说明，说得明白一点是包装，文学既然是商品，老朽岂能免俗，只好披挂上阵吆喝。

本集收入两部小长篇，全是歌颂英雄女革命家的。爬了几十年格子，似乎对巾帼英豪们情有独钟，顶礼膜拜，《女帅传奇》中的秦良玉，《血染大渡河》中的四姑娘，她们为国家为民族的英雄壮举，慷慨悲歌，愧煞天下男儿。从此，我的笔便与女英雄们结了缘，于是，便有了《凤头大姐》、《豪门红女》。

《凤头大姐》主人公是贺龙元帅的大姐贺英，白马双枪，威镇湘鄂西，是开创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。首发于1996年《今古传奇》杂志卷首，同年，《杭州日报》全文连载，《传奇文学选刊》破例选载长篇，并发表庄众先生的评论《可读可敬的凤头大姐》，赞誉备至。1998年，《黔江日报》再次连载，粗略估计，不少于两百万读者，颇感欣慰。

《豪门红女》首发于1995年《今古传奇》杂志卷首，同年，



《四川农村日报》连载。主人公乃军阀、重庆市长杨森的侄女杨汉秀，这位从延安归来的女共产党员（吴铭），地下兵站站长，几乎和江姐同时牺牲。因而作品被评论家们誉为《红岩》姐妹篇，由于诸多原因，杨汉秀远不如江姐英名远播，是文艺家的过错也是历史的必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两部作品均刊于国内大型通俗文学名刊的卷首，拥有众多的读者。同时，均有电视家们问津，愿把女英雄们推上荧屏，可惜，至今未能如愿，也许时机未到吧，老朽只好拭目以待了。

是否算序，自己也几分明白几分糊涂。

2002年3月于梦园斋

目 录

序	1
凤头大姐	1
豪门红女	157

附:

可读可赞的《凤头大姐》	360
关于《豪门红女》的通信	363
跋	365



凤头大姐

贺英（1886—1933），贺龙的大姐，又名民英，乳名香姑，爱称香大姐，绰号凤头大姐。白马双枪，英勇善战，曾任湘西边防军右翼支队司令，后方留守司令，游击队司令，为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出生入死，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，由于叛徒出卖，壮烈牺牲于鹤峰洞长湾。她英雄的一生，富有浓厚的传奇色彩……





引 子

武陵山区，万山红遍，风起云涌。

鹤峰，满山红革命烈士陵园，苍松翠柏，菊花盛开，红的黄的白的紫的，争妍斗艳，几丛凤尾竹临风摇曳，似乎向游人点头招手。

我站在一座高大的墓碑前，肃立默哀。墓碑上镌刻着一位女英雄的名字，于是，浮想联翩，耳畔想起了时代的风雷，一个气贯长虹的声音高亢而激烈：

贺英同志生前担任的职务，经中央组织部办公厅和贺龙副总理办公室了解，大体相当于师级职务。

这是内务部优抚局《关于贺英同志生平》的批复，是党中央的声音，是人民的声音，是历史的回声，是革命的最强音。

于是，一位没有军衔的女将军，一位叱咤风云的凤头大姐，从苍松翠柏中向我走过来，从万山丛中向我走来，蛾眉皓齿，白马双枪，披风飘飘，英姿飒爽……

夜闯卧牛冲

来了，山道上蹄声得得，大约有十几位女骑者挥鞭赶路。朦胧的月光下，她们腰间的短枪和背上的单刀闪着寒光。为首的骑一匹白马，披风飘飘，发髻上的金钗在夜间也耀眼夺目，她是名震武陵山区的凤头大姐贺英。紧跟白马的是她的四妹满姑，婆家的妹子谷凤，女卫士白妹子和十多位女游击队员。

此行何处。



初夏的夜，山区的风是凉爽的，马蹄声惊飞了夜宿林中的鸟，草丛中的野兔在马蹄间惊窜。若在平时，凤头大姐一定会用她的枪或铜钱镖，一枪一只或一镖一只，然后满足地哈哈大笑。可是，今夜很奇怪，她对鸟兔视而不见，一个劲挥鞭催马，月光下，看得见一双泪光晶莹的大眼。

下午，探子传来噩耗：老父贺仕道和小弟贺文掌，奉当了团长的弟弟云卿（贺龙）之命，赴澧州接运一批武器，途径竹叶坪，被当地的土皇帝陈太生支使匪徒拦劫，老父被打死，十八岁的小弟文掌被抓走，据说已押送陈太生的老巢卧牛冲，生死未卜。

贺英和满姑痛彻心扉，相抱大哭。丈夫谷虎和妹丈向奎、妹妹谷凤含泪相劝。谷虎说：“香大姐，陈太生既然已下了毒手，是不是立即派人去告诉云卿……”

贺英抬起泪眼，果断地说：“云卿的队伍已向四川开拔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眼下要紧的是，找回爹的遗体，救出文掌！”

向奎点头：“大姐说得对，先杀了陈太生，为大伯报仇！”

谷凤咬牙切齿：“陈太生这个魔鬼，早该杀了！哥，集合队伍吧！”

谷虎见众人同仇敌忾，他早已是桑鹤一带的侠义英雄，劫富济贫，土豪劣绅恨之人骨，近年来又因是凤头大姐的丈夫而闻名遐迩，亲人遇难，岂能袖手旁观！当下商定，由凤头大姐、满姑、谷凤领一支女骑兵星夜去卧牛冲救文掌，他和妹夫向奎去竹叶坪寻找贺仕道的遗体。

他们立即从鱼鳞寨出发，凤头大姐向西，谷虎向北，约定在卧牛冲汇合。

鱼鳞寨离卧牛冲约八十余里，凤头大姐一行飞马赶到时，已是二更时分。她们在距卧牛冲一里左右的树林里下了马，凤头大姐命白妹子守护马匹，率领满姑、谷凤等人轻装直奔卧牛冲陈府。

卧牛冲地形如漩涡，四周山峦起伏，林木苍郁，有一条三合土马车道伸出谷口，连接官道。陈府巍峨壮观，大小二三十个天井，



柱大梁粗，雕刻着飞禽走兽花纹，常年涂染桐油，门窗金黄，院墙用红砂条石砌成，十分高厚，前后两座石碉堡，住着护院家丁，陈太生曾夸口说，飞鸟过卧牛冲也要拔下几根毛。传说陈太生的祖父是个无赖汉，日赌夜嫖，不务正业，和瞎眼老爹在土王庙的房檐下安身。一天夜里，他醉薰薰回来，瞎眼老爹已僵硬了，没有钱买棺材，只好用一捆稻草掩埋，乘酒兴背着向山上走，企图找一块掩埋之地，可叹天公也不作美，忽然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，路滑难走，一跤跌倒，恰好把老爹的尸体抛进一个水牛洗澡的泥坑……从此，他的祖父外出“吃粮”，投效军营，时来运转，几年功夫当了把总，随袁甲三打捻军，发了横财，衣锦还乡时，好几个阴阳先生上门拍马屁，盛赞陈老太爷的阴宅是真正的“饿牛穴”，饿牛见了草，子孙必定大富大贵。于是，这位把总老爷立即大兴土木，一面为瞎眼爹修墓，一面建造府第，说来也奇怪，他追随袁甲三，累官至参将。他的儿子——陈太生的父亲又巴结了袁世凯，于是陈家成了望族，富甲一方。陈太生早年留学日本，回国后当过县知事，小弟陈图南也留学东洋，曾加入中华革命党，倾向革命，和贺龙一道领导过农民暴动，儿子陈策勋年轻的已当了连长，是陈家的千里驹。

陈太生野心勃勃，招兵买马，控制官府，笼络人才，身边有谋士冉乡约，保镖陈叫骡、甘滚龙，可以飞檐走壁，一个个都是神枪手。因而横行乡里，顺者昌，逆者亡，要风不能下雨，成了远近闻名的土皇帝。方圆百里之内，敢于和他对抗的只有鱼鳞寨的谷虎和贺香姑夫妇，还有贺云卿这条龙，眼看要飞起来了，常使他坐立不安。

十多年前，他飘洋过海归来，当标统的老父已在北京仙逝，率领随从回桑植老家，拟准备厚礼，上京打点前程。路过洪家关，但见街口的草坪里人群摩肩接踵，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圈子，发出一阵阵喝采声。陈太生好奇，命随从喝开一条道，挤进观看，只见一个白皙脸膛、剽悍而英俊的汉子正在耍刀，呼呼风响，刀光罩住了人影，旁边站着一个柳眉杏眼的少女，乌亮的长辫，鬓边插一朵



珠花，腰束一条绿绸板带，镶黑边的淡红衣裤，裹着曲线优美的身材，显得英姿俏丽。地摊有几十张膏药，三五把叉镖剑，正中插一块标牌，上书“以武会友”四字。陈太生对耍刀的汉子不感兴趣，两眼直勾勾地盯住那女子，暗中喝采，想入非非。那女子嫣然一笑，拾起带绳的镖向陈太生掷去，红光一闪，直奔他的左眼。他大惊，仰后便倒，那女子却哈哈大笑。几个随从扶起陈太生，狗仗人势地吆喝一声，拥上前抓那女子，耍刀的汉子忙赔笑上前阻拦。那女子两手叉腰，杏眼圆睁：

“哥，值不得弯腰，看他们把姑奶奶咋的？”

眨眼间，一把雪亮的刀已在女子手中。随从们无事还要生非，怎肯罢休，一个个掏短抢拔腰刀，双方步步逼近，眼见刀尖对刀尖了，流血只在分秒之间了，忽听人丛中一声娇喝：“住手！”随声红光一闪，两三个随从的手中刀脱手飞落，一个红衣绿裤，光采照人的女子横身站在刀剑丛中，凛然道：

“仗势欺人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！”

围观的人群惊呼：“啊，香姑！”、“香大姐！”

陈太生精神恍惚，定睛看时，疑是仙女临凡，香姑不过十八九岁，瓜子脸，凤眼蛾眉，桃腮笑靥，英气逼人，一条黑亮的长辫，天然足，绣花鞋。他自诩是个风流人物，东洋美人也抱过不少，想不到家乡有如此佳丽，而且是武林中的奇女子，岂可错过！忙喝退随从，抱拳道歉：

“小可陈太生，对家人管教不严，多有得罪，香大姐海涵！”

香姑“哼”了一声，问：“你就是卧牛冲的陈大少爷？”

陈太生有点儿魂不守舍：“不敢，香大姐叫我太生好了，这二位是……”

“表哥谷虎，表妹谷凤，鱼鳞寨人，来洪家关以武会友，不知何事得罪了陈大少爷？”

“误会、误会，小可只是路过，见令表哥武艺超群，十分敬慕……”



这时、谷虎、谷凤已站在香姑身边，谷凤恨声道：“大姐，他那双狗眼，真想一镖打瞎了他！”

香姑道：“凤妹子，别惹祸了，回家吧！”

谷虎、谷凤忙收拾着膏药刀剑。陈太生一双淫邪的眼睛闪烁着，一躬到地：

“小可久闻香大姐英名，梓里生辉，舍下聊备薄酒，恭请香大姐和两位英雄赏脸！”

香姑不亢不卑地：“陈太少爷厚爱，当面谢了，山野女子，酒不沾唇……”

陈太生又九十度鞠躬：“小可从东洋归来，以广交天下英雄造福乡里为己任，请香大姐和两位令亲助一臂之力！”

香姑冷冷地：“不敢高攀！”说罢，和谷虎、谷凤离开草坪。

陈太生呆若木鸡，眼睁睁地望着武陵美人的丽影消失了，才在随从的拥簇下回到卧牛冲陈府。

这时的陈太生已三十出头，家中早有一妻二妾，儿子策勋十二岁了，正在习文练武。可是，自从见了香姑和谷凤后，他厌恶妻妾们的笑声，灵魂儿似乎被两个丽影勾了去，传说中的十三妹，红线女也不过如此吧？他家大业大，又留过洋，当时袁世凯正红火，只要他进京谋干，飞黄腾达，易如反掌。可是，他被贺香姑迷住了，天然的神韵，精湛的武术，东洋女人望尘莫及，那弯弯的眉，红红的唇，勾魂的秋波，使他神魂颠倒！枉自有良田千顷，权倾武陵，只落得顾影自怜。一连几天，他坐在躺椅上，长吁短叹。

谋士冉乡约轻步走进，躬身问：“大少爷又想洪家关的美人啦？”

陈太生叹了一口气。

冉乡约道：“大少爷儿女情长，切不可英雄气短，贺香姑不过一农家女子，如果因小失大，耽误了大少爷的前程……”

陈太生喝道：“不必说了！”

冉乡约凑近一步：“大少爷如果真想她，老朽倒有一计……”



陈太生坐起：“快说！”

冉乡约说：“贺香姑祖上当过武官，因而世代习武，祖父仍是秀才，但家道中落了，她的老爹贺仕道不得不靠当裁缝为生。贺香姑是长女，弟妹多，老母病，全靠她支撑家务。大少爷府上有的是金银财宝，只要备一份丰厚的聘礼，差一能说会道的人前去洪家关说媒，娶她过门，以免相思之苦！”

陈太生高兴得跳起来，一把揪住冉乡约：“她家里果然很穷？”

“不错，她有四个妹妹两个弟弟，最大的弟弟贺文常也只十岁，小的还在地上爬呢，靠几亩薄田，能有好日子过？”

“天赐我也！”

陈太生大喜过望，立即吩咐管家备办厚礼，命冉乡约亲自去洪家关下聘，答应事成之后，酬谢他三十斤重的大猪头一个，良田十亩，袁大头一千。冉乡约高兴得连声夸赞：

“大少爷慷慨，真是千里武陵的孟尝君，老朽先谢了！”

翌晨，一支下聘的队伍离开卧牛冲、冉乡约和保镖陈叫骡骑马，八个马弁抬礼盒，四个丫头捧拜盒，还有四个吹鼓手，喜气洋洋地向洪家关进发。冉乡约四十开外年纪，典型的鸦片烟鬼，干瘦得像一具骷髅，眼眶深陷、颧骨高耸，尖下巴，稀拉拉的黄胡须，头戴玉石顶子的瓜皮帽，长衫马褂，突起的肩胛骨，使他的脖子细而长。他早年当过私塾先生。给人打官司、写状子，包揽词讼，有几分名气，后来投靠了陈府，专门开烂条。坑害百姓，成了被人唾骂的“烂乡约”。他预料这趟美差十拿九稳，瞎子见钱眼开，贺仕道这老儿生计艰难，把女儿送进陈府，糠箩跳进米箩，从此，吃穿不愁，这门亲事打起灯笼火把也难找，还能不愿意？因此，他在马上很得意，摇晃着脑袋，哼起了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”

大少爷是君子，贺香姑是淑女，他不禁笑出了声，催鞭赶路。

冉乡约一行走进洪家关，唢呐呜哇哩啦吹，鞭炮噼哩叭拉响，惊动了街邻，大人小孩追着看热闹。贺仕道一家正在吃早饭，只听



唢呐鞭炮已在大门外震天价响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只道谁家迎亲，天性好动的文常、满姑，丢下碗便往外跑，不多时又跑了回来，一迭声叫：

“爹，大姐，陈家下聘来了！”

贺仕道一怔，忙令香姑、二妹进里间避一避，急步迎出，只见丫头、马弁们正七手八脚地把礼物摆在堂屋的方桌上，冉乡约看见他，抢步上前，满脸堆笑道：

“贺老太爷，恭喜恭喜！”

他边说边拱手，然后一揖到地。

贺仕道不还礼也不让坐，冷冷地：“乡约老爷，山野小民，喜从何来？”

冉乡约呵呵大笑：“陈家大少爷自从见了令爱……”

贺仕道仍冷冷地：“乡约老爷别文诌诌的，有话直说！”

冉乡约拍手道：“爽快！陈大少爷看中了你家香姑娘，命老朽前来……”

贺仕道接过话：“乡约老爷指的是卧牛冲的陈太生？”

“正是陈大少爷，人物标致，近日才从东洋归来，才高百斗，良田千顷，金玉满堂，湖北督军段芝贵大人是他的干老子，贺老太爷攀了这门亲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呵呵……”

一阵瞎捧胡吹，贺仕道气得脸色铁青。手指冉乡约吼道：“你，又开烂条，谁不知陈太生已有三个老婆……”

冉乡约不惊不诧，教训的口吻：“贺老太爷怎么说外行话，大丈夫三妻四妾，自古如此，皇帝老倌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千宫女，才引得天下纷争，你争我夺……”

他说得唾沫横飞，香姑从里间走出，朗声道：“爹，乡约老爷一片美意，这聘礼，就收下了吧！”

贺仕道惊问：“香姑，你……”

冉乡约忙向香姑道喜：“天赐良缘，香姑娘，从今后骑马坐轿，穿绸着缎，谢媒礼嘛，免了，只求在大少爷面前美言几句。”



香姑气得胸口一起一伏，反咬嘴唇，正要教训他，贺仕道已擦衣挽袖，大叫道：

“好，好，乡约老爷，你辛苦了，先赏你五百谢礼！”

啪，一个耳光打在冉乡约的瘦脸上，他捂着火辣辣的脸，茫然地叫道：“贺仕道，你，怎么毛脚毛手打媒人？”

贺仕道不再答言，左右开弓，打得冉乡约双手抱头，踉跄后退，吼叫：“好打，好打！陈镖师，快，教训教训这匹蹶蹄子的老马，哼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休怪老朽无理了！”

陈叫骡尚未动手，香姑先发制人，一招“天女散花”，击中了他的右手腕，败了阵。兵弁们全是徒手，贺家的二姐三姐一齐出动，连十来岁的文掌也拿木棒助战，打得兵弁丫头们纷纷逃走，冉乡约被香姑摔倒在地，取过一条竹鞭抽打，鞭子落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上，痛得一个劲哎哟哟地呻吟。

“哎哟，少奶奶高抬贵手！”

“哼，满嘴胡话，先敲掉你的牙！”

“哎哟，别别，掉了牙，鸡鸭鱼肉吞不下！”

“割了你的长舌！”

“哎哟，不不，我不当哑巴！”

他痛极了，头在地上碰，向贺仕道、香姑哀求：“贺老太爷，香姑娘，美不美，乡中水，亲不亲，故乡人，我不当媒人了，饶了我这条老命吧！”

贺仕道骂道：“哼，打死你这头老牲口！”

香姑停止了鞭打，问：“要命么，不准你撒谎！”

冉乡约连连叩头：“不敢！”

“陈太生这次回卧牛冲，有么子打算？”

“这个，大少爷已备足五万大洋，进省城京城谋官……”

“几时起程？”

“这个，大少爷原打算娶……啊，老朽该死，至于何时动身，容老朽日后禀告。”



“卧牛冲有多少枪？”

“短枪二十多枝，长枪三十多枝……”

香姑这才劈胸揪住他：“好，姑奶奶饶你一条狗命，回去少开烂条，告诉陈太生，不准他鱼肉乡里，去吧！”香姑手一松，冉乡约站立不稳，仰面跌倒，然后扑趴筋斗地离开洪家关，脚跛了，找一根木棍拄着，一步一呻吟，摸黑才回到卧牛冲，加油添醋地向陈太生禀告。陈太生大发雷霆，他不能白害一场单相思，文的不行来武的，当夜，他亲自带领三十多个随从打手，全副武装，扑向洪家关，下令抢到贺香姑者赏大洋一百。

然而，他扑了空……

贺仕道道惹了祸，命香姑收拾衣物，锁了门，全家去鱼鳞寨暂避。不久，香姑和表哥谷虎成了亲。

从此，贺陈两家结下了仇恨。

以后，谷虎的妹子谷凤招赘了妹夫向奎。他是鹤峰人，拳脚、枪法都十分了得，慕谷虎和香姑英雄来投，和谷凤一见钟情，喜结良缘。鱼鳞寨英雄云集，几个月内，便有了上百人的队伍，远近闻名。

陈太生想不到谷虎占了他的美人，又啸聚不法之徒，美其名曰杀富济贫，几次想大动干戈，铲平鱼鳞寨，又恐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同时，他正搜刮钱财，进京谋官，香姑既已嫁人，残花败柳，由她去。然而，陈太生大意失荆州，他亲自押着三十多匹马队，驮着大批银元和贵重山货，由二十多人组成的手枪队护送，途经三官寺，被一伙用锅抹抹脸的匪徒抢劫，打死十多名兵弁，他在陈叫骡的保护下逃得了性命。

他疑是谷虎，贺香姑干的，苦无证据，退一万步说，有证据又怎么样？“有枪则王”的年月，进洞的蛇还能拖出来？

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，陈太生放弃了谋官，改为招兵买马，要报仇，没有强大的武装，连老命也保不住。

时局风云变化，袁世凯死了，军阀混战，乱世出英雄，湘鄂西



拉队伍立山头的多如牛毛，其中的佼佼者一个是凤凰的陈渠珍，后来自称“湘西王”，另一个则是贺香姑的弟弟贺文常，后来叫贺云卿贺龙的红脑壳。

当年，陈太生调戏香姑时，贺龙只有十来岁，痛打冉乡约已看出长了反骨，之后，砸芭茅溪盐局，拉队伍投护国军，如今已是一团之长了，驻扎桑植县城时，作为地方土绅的陈太生，不得不虚与周旋。

仇难报，陈太生只好摇头叹息。

这天，在外探事的甘滚龙喜孜孜地向他禀报，贺香姑的老爹贺仕道和小弟贺文掌，奉贺龙之命已去澧州取枪……

陈太生两眼放光：“消息可靠？”

“假不了！”

“一行多少人？”

“大约十……十四五人！”

“没有贺龙的兵？”

“贺龙已于昨日向四川开拔……”

“啊，天助我也！”

他立即命甘滚龙继续打探，当晚得到确信，随同贺家父子去澧州不是十四五人而是七八十人，从澧州运回大批枪支弹药，支援贺龙部队。好极了，陈太生兴奋得手舞足蹈，立即通知扎营附近的队伍约三百余人，伏于竹叶坪三声潭一带，决心网住这条大鱼，以报十年之仇。

痛快，这是一次成功的伏击，击毙了贺仕道，生俘了贺文掌，缴获长短枪两百余枝，子弹数十箱。高兴之余，下令杀猪宰羊，摆酒庆贺。而且，有意放出风声，贺文掌在卧牛冲，贺家如果要人，开价五十支枪，十箱子弹，一百两烟土，以十天为期。他预料，贺龙已去四川，远水救不了近火，贺香姑，谷虎的百十条枪，没有力量攻破卧牛冲。

黄昏时候，甘滚龙来报，贺香姑率领一支女骑兵向卧牛冲驰